

重建緩慢 「安倍經濟學」幫不上

311三周年 錢才兩缺復興無期



宮城縣南三陸町民眾在荒地悼念遇難親屬。 法新社



清水敏也(右)接受本報記者余家昌訪問。

日本東部「311」大地震至今足足3年，自安倍晉三政府上台以來，日本在「安倍經濟學」和申奧成功的正面氣氛下，彷彿已從那場大災難中重生。但走進災區，便會發現到處仍是地震和海嘯蹂躪的痕跡，在錢財人才兩缺下，重建仍是遙遙無期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宮城縣氣仙沼報導

3年前的大地震中，宮城縣氣仙沼市中心遭到海嘯和燒了一整夜的大火吞噬，幾乎夷為平地。3年過去，曾經是災難象徵的擱淺漁船殘骸「第18共德丸」已於去年夏天解體，但殘骸原本所在處至今仍是一片荒涼地。

良心老闆 搞製袋助工人

清水敏也是氣仙沼海產公司八葉水產社長，地震後公司6個工場全部被毀，但他和職員同心協力，短短8個月後便恢復營業，同時他又開設帆布袋工場「GAN-BAARE」，聘用因震災失業的帆布工人，為災後復興出一分力。

在氣仙沼著名拉麵店「八珍」，還貼着震前飲食雜誌的介紹，清水指着其中4家說：「這幾家都不在了，店被沖走，店主也不在(遇難)了。」雖然目前氣仙沼很多商店都已復業，但他坦言當地經濟並不樂觀，被問到安倍經濟學能否幫助災區復興，他更斬釘截鐵地說：「與我們完全沒關係。」

53億重建JR線 不可能的事

連接氣仙沼與其他三陸地區城市的JR全線氣仙沼線和一半大船渡線損毀，不單車站，連路軌也被沖散，居民往來只能靠接駁巴士。由於重建鐵路需多達700億日圓(約53億美元)，因此清水也認為是不可能的事，「(接駁巴士)大概會一直走下去吧。」

來自東京的井上和博自311以來，每月都會開數小時車到陸前高田、南三陸和氣仙沼等災區做義工，親眼見證災區變化。他記得最高峰時期曾有百多名義工在氣仙沼，但現在只剩個位數，到臨近地震周年紀念才又多些。「最初義工都是幫手清理瓦礫，整理道路，現在主要是協助住在臨時房屋的災民搬到正式住所。」

目前氣仙沼仍有約1萬人住在臨時屋，距市中心不遠的一所中學的操場，如今是日本最大臨時屋社區之一，住了約190戶。雖然當局已在原本是住宅區的廢墟上開始堆起高地興建新社區，但災後3年的今日，進度仍遠遠落後原計劃，不少臨時屋居民也覺得不耐煩，最近不同日媒做的民調都顯示，災民對重建進度的滿意度，都比去年大幅下跌。

工作錯配薪低 年輕人搬走

井上說，重建工作最缺乏是人才，氣仙沼本來是個漁港，居民世代從事漁業，因此即使重建工程帶來很多建築工作，都未必適合居民，而且薪金往往很低，年輕人大多都搬到較大的城市甚至縣外工作，只有老一輩留下來。

根據氣仙沼市政府資料，震前當地人口約有7.5萬，地震中有約1,500人喪生，之後又陸續有5,000多人搬走，目前全市人口只剩約6.8萬。假如無法改善人口流失，未來復興之路將不容樂觀。

修堤工程3年未動工

氣仙沼近海低窪地區在海嘯侵襲下不堪一擊，因此災後重建工作重點，是如何避免悲劇重演。方法之一，是在沿岸興建更高防波堤；方法之二，是將住宅區和道路以堆土方式升高，一旦再有海嘯，也不會一下子把建築物淹沒甚至沖走。

修建防波堤是很多災區今後面臨的一大課題，由於牽涉到成本，防波堤要建多高，在到處都成為爭議。氣仙沼防波堤工程在災後3年仍未正式展開，目前只有預定修建地點的藍圖，岸邊到處仍殘留着被海嘯沖刷後鋼筋外露的舊堤，到底何時才能建好新堤，就連當地人也很難估計。

除了考慮到防災外，如何改善災後救援交通也是重建計劃之一。距氣仙沼25分鐘船程的離島大島，在地震後因所有船隻都被沖走或擱淺，在其他船隻從外地趕到前，大島儼如與世隔絕，氣仙沼市政府因此計劃興建大橋連接兩地，以便再有災難時，能夠從陸路直通大島。



建於中學操場上的臨時住宅區住了約190戶。 本報記者余家昌攝



一名76歲婆婆展示狹小的臨時廚房。 法新社

住臨時屋聽鄰居打鼻鼾 地主拒讓地建樓

地震海嘯摧毀家園，27萬被迫離鄉別井的災民中，截至上月仍有10萬人住在臨時屋，何時才能獲安置仍是未知數。臨時屋面積僅320平方呎，災民形容「牆壁薄得連鄰居打鼻鼾也聽得見」，人上廁所及

洗澡也知道，毫無隱私。

重建過程中，當局面臨權權障礙。在女川市，不少高地的土地權由數百名小地主持有，要令他們放棄業權、容許在當地建災民居所，並不容易。學者指，要解決問題須靠修法。

日本政府數據顯示，截至今年1月，全國相信與311有關的直接及間接自殺個案約為121宗。日本東北大學研究顯示，約30%災民有患抑鬱症跡象。

怕「看不見的敵人」 福島兒童不敢外出

天災無情，受苦最深的往往是兒童。福島核電站在311時受損洩漏大量輻射，災區兒童患甲狀腺癌數目不斷攀升，有學者猜測核輻射是罪魁禍首。除了身體健康受威脅，災難亦使兒童承受巨大心理創傷和恐懼，很多兒童仍不敢外出，家長亦不讓子女接觸室外空氣，災民與這「看不見的敵人」之間的角力，至今未能止息。

福島核事故後一年，當地首次發現有兒童患甲狀腺癌，18歲或以以下確認為懷疑患者從去年9月的59宗增至上月的75宗，比例遠高於全日本青年。

暴露在成年人輻射水平

核事故後，當局很快把每年可接受輻射水平由1毫希大幅提升至20毫希。倫敦大學學院能源研究所多爾夫曼博士指，這將兒童置於險境，因為20毫希為核站成年工作人員的可接受水平，但嬰兒及青年仍處發育階段，此水平恐會增加未來患病風險，甚至破壞免疫力。

無論如何，核事故對於災民心理的打擊毋庸置疑。在離福島核站55公里的郡山市，教育界人士表示，有孩子整天害怕，吃任何東西都會問「會有輻射嗎」；有學生即使想外出玩耍，也被校方拒絕。

市政府官員表示，缺乏戶外活動不利兒童身心健康，與災前比較，兒童的體能測試表現下降，體重亦高於全國平均值。有校長慨嘆：「很多小孩對周圍環境顯得麻木，做什麼事也提不起勁。」



一名5歲女孩接受輻射檢測，一臉愁容。 路透社

產業規模僅剩6成 中小企重開更難

氣仙沼原本以漁業和水產加工業為主，雖然地震後很多業者都盡力恢復生產，但整體產業規模仍然只得災前6成左右。受更大打擊的前舖後居式中小企，在缺乏國家扶持及重建緩慢拖累下，相信都難恢復到災前水平。

水產公司向香港出口 另覓出路

清水敏也的八葉水產是父親一代傳下來的家族生意，主營水產食品加工，雖然災後8個月已恢復生產，但出口量與以往相比仍有距離，可幸福島核災對東北地區食品風評影響開始減少。清水還說，最近八葉水產的產品甚至嘗試出口到香港，希望未來有更多產品能出口到國外。

相比大企業有較充裕資金和國家補助，災區小企業要重新經營就困難得多。在氣仙沼碼頭附近的臨時商店街「復興屋台村」，店主大多在震前經營旅館或餐廳，他們希望在這裡重操故業或重新上路。但這個以鐵皮屋搭建的屋台村，不知不覺已開業兩年多，至今仍未能正式「上舖」，由於土地使用關係，屋台村不可能永遠存在，到時這些特色小食店和海產舖何去何從，都是未知之數。

與復興屋台村類似的，還有散落在氣仙沼各處的臨時商店街，這些店舖很多都坐落於荒地，四周廢墟，與最近的民居相隔幾百米，但他們在災後社區重建上扮演重要角色，因此即使環境惡劣，商店還是在默默耕耘，為復興盡一點綿力。



復興屋台村內商舖。 本報記者余家昌攝

痴漢堅持潛水尋愛妻

在重災區宮城縣，57歲的高松康雄刻苦學習潛水，為的是找回在海嘯時失蹤的愛妻(譯音)。事隔3年，高松未言放棄，在311周年前潛水尋妻。雖知機會渺茫，但他仍堅決地說「我要繼續尋找」，令人動容。

災難來襲時，勇子在銀行躲避，並向丈夫發短訊稱希望快回家。不過高松翌日到醫院打聽她消息時，才獲悉她及同事均被沖走。救援人員後來發現勇子的手機，高松始知她曾給他發短訊寫道「大海嘯」。高松對愛妻念念不忘，會不顧一切尋找遺體，冀最終將她安葬。



高松康雄